

刊叢學文

天月三

夫曲屈

社·版出活生化：

天 月 三

夫 曲 屈

有版權

三月天

屈曲夫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路慈豐里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實價四角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訊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宋越	屈曲夫	田濤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白芸窗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宅	夏蟲集	貝殼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毀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目錄

暹	一
霧	二七
碰	四七
三月天	五七
後記		

逼

高闊的天空，像水沖洗過，碧淨得萬里無雲。

大山坳裏，鼻上一股灰煙，在冒煙的地面兩個光頭孩子肩靠肩的坐着，在撥着這火堆。

突然間，山埂那邊伸出一個圓腦殼，掛着滿臉的汗珠喘不過氣的奔擁來，捫着胸口看了幾看，說：

「銀狗子，你媽生小把戲了。」

「啞！」

銀狗子一骨碌爬起，丟下手裏撥火棍子，拔開腳就跑。

雙生也站起打算跟着去看熱鬧，二團頭咳嗽一聲，對他擠擠眼，再向火堆拱拱嘴巴。

雙生明白了，却叫起來：

「銀狗子，吭吭，山芋你不喫嗎？」

銀狗子管不了這許多，祇把頭回了一下，搖搖手，一溜煙似的翻過小山坳，去了。

「我要告訴銀狗子，你逗他，你想騙山芋吃……」

雙生鼓起腮巴，撇着嘴唇蹲下，檢到棍子，撥着柴火，一肚子不高興的說。

「……那個狗入的想喫山芋，我賭咒！……嘿，你猜，我怎會來的？」二團頭也

蹲下，引古證今的一股勁兒說：「你猜我怎會來的？我婆婆講，「團圓子，你在門口看門，我去銀狗子家打一趟，張二哥拜托了瞧瞧銀狗子媽生不生。」婆婆一走，我靠到大門框上，一瞄，好，這山坳裏冒煙，我就曉得，我算到，不錯，一定是狗入的扯謊，銀狗子媽不是凸肚子推大車，要生小把戲嗎……嘿，嘿那個狗入的想喫山芋……」

二團頭嘴裏說話，眼珠盯牢了火堆。

雙生添了一些柴枝，尖了嘴去吹火，火焰大了，他說：

「你把煙搨散牠，不准山那邊望得見！」

「我一算就曉得是山那邊的，嘿，又是王有才老狗入的……」

二團頭捧起大衣衿，邊搨，邊說，煙把眼睛燻得睜一隻閉一隻的淌眼淚。

火堆裏，活柴枝吱吱的叫着冒水，好像人餓了要哭，要流眼淚差不多。五節半燒破了皮的紅山芋，給雙生手裏的撥火棍子撥得翻過來翻過去，打滾——二團頭的眼珠也跟着打圈。

那里翻過小山坳的銀狗子，手籠到眼眶上，一個千里鏡，望望貼在山埂上三間草屋的家——屋脊上「搨趨子」的老公雞，擺了一個架勢，伸起頸子叫——

「喔——喔——啞——！」

「呀，老公雞說：「快回家，」老公雞報喜訊，好了，好了，我有弟弟了！」

銀狗子一想起會有弟弟，就高興的像小牛發了歡心。緊緊褲腰帶，使袖頭抹一把鼻涕，脚步子趕緊走得快了——但其實他並沒有走得快，他邊走邊想：

「有弟弟多好，哼，打架有幫手了！——那天我打四眼狗，不是他弟弟小癩痢來拖腿，那，我會挨他小狗入的做倒嗎？哼，四眼狗，你瞧吧，你銀狗子爹爹也會有拖你腿的幫手了！——有弟弟多好！偷山芋有放哨的！——嗨，弟弟，你站在樹底下，望好了，望到老有才村裏有什麼鬼影子出來。你就「吭」，咳嗽一聲，那就不像昨天把腿膝跌破了。狗入出來的看山芋的老毛把我一直追到半山腰！」

他想着走虛了脚，跌一交，爬起來，走快一些，心頭又想起——

「二團頭說：『不帶你頑，』好，不帶我頑好稀罕，不帶我頑，算了，我有弟弟一道呢。雙生打他的弟弟，我不；我說，弟弟，你爬上我的肩頭來，我馱你，我做馬。爸爸使拳頭打媽的時候，弟弟你說：『爸爸，不能打了，媽的鼻子淌血，媽哭得不看見眼睛了！』我們兩個都咬他的大腿，不准他打。媽說：『兒，不要吵罷，鍋裏沒有得呢，爲娘的發不出

來呀！我不哭了，我再不吵了。我說：「媽，我不餓，你給弟弟喫好了。」我偷許多許多的山芋，搬到家裏來。」

「哇——哇——」

老鴉在頭上叫了兩聲，銀狗子一個寒心，丟開腦子裏的想頭，站住脚——已經走下山坡，來到屋南邊籬笆衙子口了。

那個白頭子老鴉，在楓樹上拍了兩下翅膀，飛了。

紅楓葉像蝴蝶紛紛飄下。

二

二團頭的扯謊，不好說是不靈驗。

團頭奶奶同隔壁余大脚（雙生的媽）翻過一條小山埂——他們是一村的，只不過有小山埂隔着，能喊的答應而看着屋脊罷了。——他們一到銀狗子家，正

是銀狗子媽已經倒在踏板靠着床沿，哼喚得要死要活的了。

團頭奶奶是遠近四處挺有名的接生奶奶。有錢人家生孩子，常常起前多天就來轎接她去的，她也因為這樣，在從前年成好，逢時過節，人家送她塊把半塊的人情，手邊積聚了幾個。她年輕守寡，老來兒子死了，媳婦不守規矩跟人跑了，她帶着二團頭也還是靠接生過日子。

團頭奶奶是熱心人。她一見陣勢不對，馬上對余大脚耳朵裏打了個悄悄話，余大脚轉身就走。她捲捲袖頭忙起來。

「二奶奶……哭聲有點像……」銀狗子媽倒上床，就掙出顫聲，合着眼睛問。
「……唉……一樣是你的親骨肉呀！」

銀狗子媽多時不出聲，一口氣嘆了。

團頭奶奶給那小生命洗好，使破布包起，輕輕放進她懷裏，她睜開無力的眼皮，

喘一下那已經睜開了烏溜溜的小老鼠似的眼睛，她又深深歎一口氣。

銀狗子一衝進大門，聽到『哄吶……哄吶』的哭聲，他就跳着撲進房——這半明半暗的房內，看不清什麼。他一脚踩到胎衣血盆裏——嘩啦一交跌倒。

『好，沒痛，沒痛，越跌越發。』團頭奶奶扶起銀狗子說。『孩子，幫你謝謝菩薩老爺吧，你也這樣給你媽受難來的呵！』

媽媽背後支了一捆稻草，她仰身躺着，藍布手巾紮了額頭。

銀狗子爬上床，抱着媽媽的頸頸。

『媽，你給我生弟弟了，我看，我看哪……』

團頭奶奶對媽媽擺擺手勢，插嘴說：

『銀狗子，讓你媽養養神罷！跟我去燒開水給你媽喝！』

團頭奶奶抓住銀狗子的臂膀，拉着走。她一面在抽屜桌上一些破瓶子裏面找了一下。

「你紅糖也沒一點？」

「他爹……早就說……想法子買，我打斷，我說……有買糖的錢……唉，買麥……糊一天日子了……是的……」

「你也太算細了！」團頭奶奶歎一口氣說，「別的省得，紅糖總該……你身子要緊哪……」

銀狗子給團頭奶奶牽出房門檻，大門口閃進一個紅鼻頭圓臉，着洋緞背心的傢伙。

「把我跑傷了，」這傢伙低着喘氣的聲音說，「嗨，余大娘跑去報訊，有才老要我趕緊來聽話，嗨，我正在捧飯碗的當兒，嗨他媽的小牲口又跌了一交，嗨，我跑傷了！哎，男的吧？」

團頭奶奶搖搖手，皺起眉毛。

「冤枉得湊巧呢！楊三哥！」

銀狗子摸不着頭腦。

楊老三呆住，抓抓頸子窩，像辣椒辣了嘴角一樣，嘶嘶的嚙着嘴唇，沒話說。

「請坐罷，我進去一下。銀狗兒，你陪陪楊三伯，裝煙倒茶！」

「煙袋在爸爸腰上呢！」銀狗子想。

團頭奶奶閃進房，過了一回，媽在房裏，有力無力的說不響聲的說：

「楊三伯伯……你老……做做好事吧！」

楊老三心想真倒楣，和生產婦人說話。他打算走，團頭奶奶出來了，捧起圍腰布抹抹眼角，她跟着說：

「楊三哥，做點好事吧，回去哀求哀求有才老爺，發點慈悲：要了罷不是一條性命嗎？養大了，還不是一條龍，上好的一个小胚子呢。您積積陰德，修在您得貴小哥哥子身上罷……！」

「這有點難哪！」

「唉，張二哥說得出，做得出，他說：男的，給他，算一筆債也好；女的，他養不起，丟水裏去，免得活活看到餓死。張二哥的皮氣，您是知道的，發起瘋來，什麼都做得。您幫着想想：不是一條性命嗎？她是投生，不是投死呀！算我哀求您做做好事吧，去向有才老爺說過通關！」

「他要這，沒有……」

「不也是一條性命嗎？有才老爺是大善人，是肯做好事的，反正……」說到這裏，團頭奶奶的聲音低了，「反正，三太太已經「裝孕」在身，是這個月的事了，實不相瞞，到別處真找不到這月裏的呀……再說，那個不知您楊三哥在老爺跟前說得響話呢？再不然，您告訴三太太，三太太是您的親姊妹，這個月裏找不到，您也該爲她着急的，是吧？您就講我說的，這邊養不起，已經爲她留起了，好吧？做做好事，馬上去，等您回音……」

「好罷，」楊老三低着額頭，想了一想，說，「我就去說說看，好了。」

楊老三跳出門，把草堆邊野桑樹上繫的小毛驢解下，跨上，一鞭子抽着，走了。

銀狗子掉在鼓裏，不懂，不懂，又不懂。說些什麼『扯蛋』又扯到王有才那老烏龜，老狗入的呢？

「三奶奶，你們說什麼？」銀狗子問。

「不關你事呵，你不曉得……跟我來燒鍋！」

「我不……」

「你這個小孩子啞！你不知道做娘的心多苦！來，等一會，有東西喫呢！」

三

在灶下，銀狗子站坐都不舒服，他很想一個溜子回到媽的身邊去，但是團頭奶奶把他扔在燒鍋檯上。給他說這些，說那些，他一句也不高興聽進耳朵，她也不管。

蔞草捆在灶洞裏劈拍劈拍的炸得響，鍋裏水叫起來，銀狗子想：「我不相信要

煮東西把我吃！」

團頭奶奶在灶上打開鹽鉢，看看油罐，張張盛飯的「淘箕」，她又嘆氣了：

「唉……銀狗子……你們早晨喫的什麼？」

「沒有。」

「昨天呢？」

「我不高興說……昨天不是同你家團頭燒山芋喫的嗎……」

「訕咚！」

銀狗子駭了一跳。

爸爸回來了。他把扁担稻籬一丟，丟得卜咚一聲，跟着就咒起來——

「逼老子命哪！一粒不留的送把你，還說要，還說叫衙門裏人來要，要我，要我，要我，把我祖

宗牌子也繳上，看你要個屁……」

團頭奶奶慄慄張張走出，說！

「張二哥，回來得正好，菩薩保佑，張二嫂已經上床了，順頭順腳的，托祖宗福，大小都……」

媽媽在房裏哼了兩聲。

「啞，生個什麼？」

爸爸急忙拆開那兩張蘆蓆，幾根竹片紮成的房門。

「像模像樣的呵，疼人的，只缺那一點啊！」

團頭奶奶跟他後面說。

爸爸站在床前，瞅起眼珠，狠狠的盯着媽媽。媽媽臉色慘白的怪難看，也睜了眼望着他。她的眼色好像在說：「你不能怪我啊！」

銀狗子雖然明白這陣勢不大對勁，但他還是巴到床沿，去拉拉媽的臂膀，——他想看她懷裏的弟弟。——媽媽使臂拐子揪了他幾揪，他呆了眼，看看媽的臉色，回過頭再望望爸爸的面孔，他怕起來了。

外面忽然有驢子叫，「啞喔，啞喔，」叫了幾聲。

「呵，來了！」團頭奶奶一轉身。

「「來了」那邊還不曉得嗎？」

爸爸問，團頭奶奶沒答話，她像遇了救星似的，急急拉開房門，楊老三的話聲已經擠到屋裏了。

「不成，不成哪……」

團頭奶奶向他搖手，這暗不暗的屋裏，暴從亮處來，他一點也看不見，他高聲大氣的，接連的只顧把話放出來——

「嗨，他講，「那哪里行！」是的，講不行，是不行哪！他要我打招呼。」他低聲一點，「他要我來打招呼，說不要傳出去呀，外面不許放一點風聲……嗨，我要走了。我事情堆在身上。嗨，我要走了……什麼？……呵呵，回頭，張老二歸來，對他講，就說有才老叫他那筆款子早點……」

「嚶，原來楊三你已知道了！」爸爸把房門一拉開，吼起來：「不錯啞！那哪里行呢！」他「有財老」要，要這塊×丫頭有鳥用；也不是十七十八，「有財老」有用場哪……」

「吶吶，你張老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說話就說話，何必扯些不相干的……」

「哼，我張老二是弄種！人家要怎樣就怎樣！人家要他兒子的時候，好話不怕迷死人；他倒運失時生了女兒，他就該變烏龜王八還債了！他沒有年輕妹妹，對不起，請你先生回他「有財老」一句：張老二還想在世上活幾天，他要怎樣就怎樣罷！錢，是毛也沒一根……」

「好好說罷……不要說了，」團頭奶奶站在他倆人中間，急得什麼似的說，「楊二哥，你不要見氣……大家省一句……」

余大脚已經趕回來，看這形勢，她一脚跨到門裏，一脚站在門外，臉嚇變了色。

「錢的話，是他……老頭子要我這麼說一聲的，」楊老三說，「何必在我面前

發瘋……」

「發瘋！我是發瘋嗎？放你的狗臭屁！」

「噫，你罵誰？」

「我就罵你狗入出來的！」

楊老三向後退了幾步，紅腫了頸頸子說：

「古怪呀，罵我！」

「對不起，張老二養不起兒子女兒，自有他的辦法，狗入的今天來說這樣，明天來說那樣！不說起我不冒火……」

爸爸不等自己的話說完，「呸」一聲，吐把口水，搓搓拳頭，前走兩步，楊老三轉頭張一張門外——人影子沒一個——他斜開脚溜到外面，拉起驢子就跑，過了一條田埂，他在驢子背上，回過頭來空一聲鼻子，輕輕說——

「張老二，你明天看顏色罷！」

團頭奶奶多了心——她以為張老二罵楊老三的話，有兩句有她的分兒——她拉着余大脚，眼淚鼻涕的走了。

爸爸低了頭，在屋裏打圈子。

銀狗子因為再想看見那個妹妹——從爸爸話裏他知道——挨了媽媽一下無聲的巴掌。他靠着床沿，擡起嘴唇，手摸腦殼。

媽媽想閉下的眼皮，又不時睜開，瞟着房門——像等一件馬上會爆發的可怕的事情。

公雞找虫喫，把屋上草扒通了，碎泥爛草紛紛落下，後牆頭上，張老二抬起頭，看到那塊給灶煙燻得焦黃的「神主」——他想起春上死去的父親，和因為打「征收員」衙門下拘票趕逃了的兄弟，這些像幾條緊箍加緊箍上他的頭腦。

「老的，我養不起，活活看到餓死；年輕的到如今音訊沒有毛……一個，我已忍不住聽他餓呀餓的叫喚，再來一個逼我們都走上死路嗎……」

他磨磨牙齒站住，像想起什麼似的，使起拳頭狠命的一下打上胸口，狠起口腔說：

「橫順我是狠心了，狠心就狠到底吧？」

他衝進房來，他喘氣不及的沒有第二句話，兩手伸向着媽媽。

「不是……一條……」媽媽顫着聲，兩手抱緊了點。

「要你說，我不懂你懂」

「……育嬰堂……」

「背你的時，育嬰堂，你有兩塊錢「送費」嗎？不要叫我心頭炸開罷……拿來！」

媽媽身子顫抖抖，兩隻臂膀不自然的張開了，胸前衣襟掩着的小布包向外滾

了一下，——那嘴巴離開奶頭，仰出紅的小腦袋——銀狗子滿心歡喜，趕忙兩手去

抱住，却被爸爸拂開了，抓的去。

「……水……不能放她……一線生路……」

媽媽撐起半身，話說不響，爸爸已經把蘆蓆門帶的拍嗒一聲，算是回話了。

媽媽雙手抱起臉，向後一倒——

「兒呀！……兩個……就算多了嗎？」

銀狗子打爸爸背後跟出來。

爸爸已經把妹妹放進一個破篾籃裏，一手提着，一手揩起一把鋤頭，走出大門。

「爸爸……」銀狗子叫。

爸爸扭轉頸頸子，瞅了他一眼：

「跟死啞！」

「媽媽要妹妹……」

「要，要你的骨頭！」

銀狗子嘴巴披了幾披，忍住哭。爸爸走了兩步，他也跟着走了兩步。

「跟得來，就一鋤頭捶子拓死你！」

爸爸把鋤頭向地下一攢。——籃子裏的妹妹「哄吶哄吶」的哭了，——銀狗子抱住兩隻耳朵，退到屋裏，爬着牆縫隙，——望着爸爸走過野桑樹，走過籬笆，走上田埂。他一閃身子跑到草堆邊，望着爸爸轉一個灣，他又跳到籬笆邊上，身子掩在滿枝黃葉的野荊裏。

五

張二哥來到溝沿頭，——這里曾經丟下過許多小生命的——打了等，看看籃子。

他站住呆了半天。

「生路也好，讓你碰八字去罷！」

他說着，望望遠路上有一頂轎子，綠轎衣，他知道裏面坐的一定是王有才出門收租去。他打起快脚步，奔到十字路口，土地廟前，再轉着腦袋瞞了四週，把籃子放到指路碑下。

「吶，吶……」

哭聲像尖刀般亂刺着他的心頭。他走開幾步，重新折回，提起籃子，終於又放下手，咬緊牙齦，盯着小生命說：

「入你媽的，你怪老子嗎？誰教你不睜開眼睛來到這個世上呢？你不要怪你的……」

他擡起鋤頭，直向指路碑盯了兩眼，垂着頭向回走。

團頭奶奶同余大脚已經在房裏咕咕嚕嚕的勸銀狗子媽不要哭傷了自己的身子。

「可惜呵？」余大脚說，「要是男的多好呵，我去悄悄說了一聲，那老傢伙就高

興得什麼似的……聽說三朝還打算辦二十桌酒席，海貨老早就買到家裏呢？小東西沒有福，爲甚麼在閻王那里不帶一點來呢……」

「銀狗子媽，團頭奶奶打斷了余大腳的話頭說，『不要想罷，你身子也要緊哪！』」
「我是不想了……我也曉得，想了又有什麼法子呢……留在我身邊的話，也難養得活呵……我是不想了……不過末……我並沒有多人哪……」

張老二進們把鋤頭丟得響了一聲，她們就寂靜起來，什麼話都沒有了。

六

銀狗子躲在村邊土地廟後，讓爸爸の後影給大門框吞去，他一個跑步，全沒歇氣，趕到十字路口。

廟邊楓樹梢上，許多喜鵲在吵鬧，籃子上聚了一叢白頭老鴉在打架，是他跑來，並不因爲他人小，都「呼嚕嚕」飛了。

他忙把妹妹抱出，在那紫紅色的小毛臉上，親了親，捏捏她的鼻頭，摸摸她的下巴，——她像病了的小貓，叫出聲音像線一般的細。——他再給她拍拍胸口，再親了親，抱着就跑，——也不想起躺在指路碑邊那個破籃子了。——他死緊的抱着，跨一個埂缺，跌了一交，可沒有失手落下了妹妹。

銀狗子一腳踏進門，看到爸爸伏在桌上，他趕緊退到外面，一想，再攢進牛棚。——牛屋裏有窗洞可以遞給媽媽。

可是不湊巧，牛棚隔壁的媽媽的——也就是他們的——睡房，從前牛會伸嘴進去的那個窗戶，現在已塞住了。——是團頭奶奶怕媽媽傷風，使稻草塞了的——這棚從前是繫過牛的，現在做田是租牛用的了，所以空着。屋角一個豬圈，也養過豬，那是前年給催『糧』的趕走的。

銀狗子攢進豬圈，粘得一臉的蛛網，滿身都是灰塵。把妹妹放進那半斷破石槽裏，他拉了兩把稻草給她安排好，他想：『這不像搖籃呀！』他又摸了她的額頭她不

動，爬爬他的眼皮，她也不睜開；他心裏說：『好好睡呀我去告訴媽媽，媽媽會歡喜！她馬上有奶喫呢！』

他想走窗口爬進去，但伸伸手，可不行，打不到一半。

他顛着脚尖，輕輕來到大門邊，爬着門框，探進一隻眼睛——爸爸正在抬起頭——他嚇得伸了舌，縮回頭，轉身就拍拉拍拉的向牛棚裏奔跑。

『小狗入的，甚麼事？鬼頭鬼腦的！』

爸爸跟身來。銀狗子站在豬圈裏，雙手壁掛，緋紅了蟹殼臉，睜大了圓眼，睜呆着。爸爸還不明白甚麼事，走上幾步，一看到豬槽裏，他咬起下嘴唇，抓起拳頭——

可是不會打上銀狗子的腦蓋，他的拳頭已無力的放下，也呆了。

爸爸面孔慘白，像什麼氣恨都藏到心坎裏去了。他低了頭，盯着豬槽。

『唉！她已回去了！』

銀狗子彎下腰去拉拉不動的妹妹，再回過頭張張他爸爸變慈愛的臉色說：

「爸爸，她還回來嗎……」

銀狗子話不會說完，二團頭和雙生噁哩呱啦的找得來。

「銀狗子，我告訴你呵，二團頭逗你山芋喫！」雙生聽到銀狗子的話聲，就叫起。
「不呵，我們還帶了一節半大的，多大多大的！」

二團頭邊說，邊攢進了牛棚，慌忙的從懷裏探出一節半燒焦了頭尾，壓扁了的
山芋，說：

「你看，留把你的！」

「我要喫，我肚子裏叫了……」

銀狗子一見山芋，叫起來，打算攢出豬圈；但是一抬頭看看爸爸又看看身邊的
妹妹，他又呆住了，幾個人都呆住了。

「……你媽的……」爸爸自言自語地這麼說了一句，把銀狗子抱出了豬圈。
「噫。」二團頭伸手遞山芋，銀狗子沒接。雙生替他拿過來，放到他在扭着指頭

的手裏，使自己的臂膀，掛上他兩個的胳膊灣，說：

『我等你去頑呵！』

銀狗子不動，山芋在手裏翻筋斗，他那副圓眼珠烏溜溜的呆望着爸爸的苦臉。幾個人又呆了一會。

爸爸像站不住腳一樣，突然蹬下來，一把抱住這三個好朋友，把自己的四方大瘦臉埋倒三個朋友的腦前，抽咽起來。

媽媽在房裏哼出了悲聲。

團頭奶奶同余大脚在悄悄的『打耳哨。』

『哇，哇！』老鴉從屋頂上飛過去。

天空仍是高闊的天空，遠山腰還飄着一縷縷的灰烟，太陽也還是那個帶了一點溫暖的太陽！

霧

波浪歎息着。

帶着涼意，也帶着羶味的西北風——從暗淡的山峯爬過，從陰森的松林飄出，從遼闊的荒野吹來——輕輕地撲上水面，像一羣無聲的水鴨，飄落到那茫茫無邊的波紋裏。

水面，你不會相信那是洪水吞沒下去的村莊和田野吧，在暮色中，你祇能影影地看得見屋頂和樹梢，在浮動着散亂的黑點，他同飄來的爛草堆和死屍什麼的排擠着，激撞着。你聽不見人聲，也看不到人影吧，但低聲的訴告，輕輕的哭泣，是浮沉在波浪裏，是千萬個逃荒人的苦臉，絕望地悲哀的呻喚呵。

我們倆沿着這山旁和水邊，在這教人駭怕的空氣和聲息裏走着。

走着，我們默默地走着，走着。

月亮，張着癡白的瘦臉，探出遠方的山頭，突破灰暗的雲塊，張望着稀朗的星光，一並在波紋裏躲閃與追逐了。

哇哇——一陣老鴉的黑影，掠過翻白的波紋。牠們喫飽了人和畜牲的屍肉，歸巢去了。

我們活像兩隻餓狗子找尋喫食一般——鼻子嗅着地面，逐着水邊——找尋我們的下處。

我們也闖到那些難民的草棚子或是小木船跟前，他們不是吼起來，「走，這裏不是你等歇的地方！」就是一邊哄着她們哭着的孩子，一邊擺擺手說：「唉，我等自己還擠不下呢，你等到別家找去罷！」

我們這樣碰了許多釘子，天又昏糊起來了，我一肚子不高興，瘦禿子却突然間像得了彩票一樣的口氣，向我將將拳頭，說：

——對！找一隻船罷，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等先一跳，跳進去，躲起來等船一到了碼頭，嗨，一跳上去，那就過了夜了！你相信不相信？

好，我們找着一隻了，我們照辦法一齊擁上去。

——媽的個臭皮，你想做什麼啊！

我挨了一『昏腦』，他挨了一腳踢，我抱着頭，他抱住屁股，我們像挨罵的狗一樣，挾着尾巴竄下來。

——狗孫子等個，把我一條大魚嚇跑了！閻王不收的……

捕魚的人還在咕咕哧哧的帶說帶罵。

我們拼命跑了一陣站下來，喘氣喘了一會之後，瘦禿子幌着只有我看得見的拳頭，向魚船那邊罵過去：

——有本事的下來哈，下來老子就揍扁你的腦袋……保你一生世也捉不到一隻小蝦子呵！

那邊沒有回罵過來。

我們對着昏糊糊的月色，望着灰茫茫的波浪，發癢的想着——想不出別的路道。

——再去找罷？——我說。

——你屁股疼不疼？——他問。

——我屁股不疼。

——對，怕疼才是好種呵！我不疼，一點也不疼！再去找罷！一定找得着，你相不相信？算不定鬼毛也沒有一個在船咧。——那就好了！

我們躡到離開人堆遠的地方，在黑影影中碰到了一隻靠田埂睡覺的船。瘦禿子先咳嗽了一聲，船上沒動靜；再踢了船頭一脚，船是光光的，真的沒有人。

於是我們跳上船，叮咚踢噠的查看一番：前艙裏沒人，後艙板下沒人，舵跟前的兩塊艙板掀不開，也沒人，——一點也不錯是隻空船。

——嗨，我們撐的走啊！——他樂了。

——好！——我也逼身生了力氣。

推呀，我們亂推了一氣，推不動，再使勁的拔那插在船肚子底下去的「毫桿」，也無法拔的起。

——聽！——瘦禿子突然碰碰我的臂膀。

什麼東西像扯呼喚的哼聲，一陣陣飄的來。跟着兩個黑影子翻過西邊的山凸。我們再把肩頭擠着「毫桿」撞了幾下，還是拔不起。

——來了

瘦禿子說着，一手把我的衣袖呼拉一聲扯破了。兩個黑影子，像是揩了什麼東西的，來了，我們飛快地揭開後艙，躲下去。

呼哈哈，響聲來了；其其察察，脚步聲走近了；達拉達拉，上船了，船身子幌動得要翻了，向後艙來了。瘦禿子輕輕地向我耳朵裏說，「要是他抓的來，那就一口咬他

的手跑啊！』後艙板揭開了，我們縮緊了身子，靠緊了船邊，我的牙齒已經在鬩的響了，咕隆一下，一個人倒到裏面來，擠着我的腿，死死地壓着。

我們絲毫也不敢動彈，屏着氣息。

——媽的，龜子家裏『夜眼睛』●真厲害！

——總也奈不何我們的『餓頭』●吶！

——媽的，許二真好種，前回把牛已牽出棚了，還滑了手咧！

——他小子中用，我到癡喫六十三年飯了咳！

『拍拍』遠處響來兩下像爆竹的響聲。

——你走罷，『黑狗子』●咬了！

● 行話——狗。

● 對付惡狗的辦法——用飯食做引子，裏面放毒藥。

——怕他追到個屁哩！——艙板上脚步聲響到岸上去了。「隔天還在這裏」

——不。我來叫你好了。

——不要忘記買米來啊！

——用你講的嗎……抓緊走罷！我開頭了，小狗入的！

「毫桿」碰着船身響了，船動了，顛播，搖幌了，水在艙板處激着淒淒的節奏。

倒下的人，一股酒臭氣，不動，死了一樣，只見一聲一聲的哼着。瘦禿子低聲說：

「他醉了！」

我的腿實在壓得酸麻了，我沒奈何得很。我跟着瘦禿子的話伸手去輕輕觸了

一下，——他穿了蘇布；再去摸一下，——什麼？一個硬毛尾巴！

——噫，是豬！

我驚異的叫起來，我已經摸到牠蒙在袋裏的大耳朵。

——怪不得壓着我也不讓一下了！

瘦禿子的手摸到我的手，他身子挨動起來，却又啞着嗓子悄悄的說：「不准做
聲了！」

船像搖籃一般的搖幌，豬，輕哼着，哺着大麥酒的臭氣味。牠是個麻布袋裝起的。

——古怪哩……我看兩個是一樣大的呀。

上面說了這兩句話，船慢動了一會。走着過了一陣。

——啞媽的個……

搭拉搭拉，艙板揭開了，——不好了，天大的禍壓到頭上來了——一隻大毛手
扳着我的臂膀了，我站起來，是個老傢伙。他蹲着。他烏溜溜的眼珠在亂鬍子裏發着
亮光，望着我。

——嗨嗨！

他鈎下頭，臉上的長毛掃着我的臉，盯了幾盯，咕嚕着說：「誰教你來的？」

我聽那口氣並不怕人，我大胆的回答：

——我兩個自己來的咧！

——唔，還有兩個？

他彎下腰去，一把就摸着了瘦禿子，瘦禿子並沒有照他自己的主張去做——咬一口；却儘是兩手揉着自己的眼睛。

——來我這裏做甚麼呀？

老傢伙發了腔口吼起來，怕人的吼起來。一陣風吹過，船亂歪亂幌着打了個轉身。

老傢伙背過身去一手扶上舵梢，自言自語的說：「好啞哩！我到以為兩個一糟胚子那裏差得這樣多呢！」回轉身來，他又問：「說罷，你兩個做甚麼？」

——不是偷你東西咧，我等是好人。——瘦禿子小聲的分辯。

他仔細仔細的盯了我們一會，去把船帆拉起，嘴裏隨着的唸着：

——好人唉……

——唔，是好人，實在是好人。——瘦禿子補上這句話。

——嗨，告訴我罷，做甚麼躲到這裏來？——他再蹲下來，口腔回到溫和了。

——他等不帶我上船咧！

——哪個他等？

——那些船公佬。

——你等要上船做甚麼？

——我等沒處歇，晚上我怕狼。

——我等要到××去。——瘦禿子又吹牛皮，脫口就說出我們倆白天商量好

要去的地方。

——××去？

老頭子驚異地站起來，把船帆的繩子整理了一下，一邊吩咐我們：『爬出來吧，小糊猴等個，坐到中艙裏去，——不要怕，我不喫掉你等的……好好坐着罷！』

我們離開扯呼的那位朋友，摸着船沿，滾進中艙去。

——好好說罷，到××去做甚麼？

老頭子疲倦地一屁股坐下來，摸出火刀石，刮搭刮搭打着了棋子，吸着烟。再問我們：『到××去做甚麼啊？』

——那是頂好頂好的好地方。——黃老么說的，頂好頂好的好地方。

——是的，頂好頂好的好地方……！唉！好地方也好不到你等窮孩子身上哪！

這兩句話，老頭子說得很低，不像是對我們說的，而像是同另外人發牢騷。他敲煙底子，沈思了一歇，再打着同我們談家常的派頭說道：

——說你等的罷，好大胆的孩子！到××去到底有甚麼好處呢？

——我……！——瘦禿子舌頭結了幾結，說：『我找我媽媽去咧。』

——不見得啊！——我奇怪他扯謊，我叫起來，但他碰了我一碰，我明白了，我趕緊改了口氣說：『不見得啊，我找我的爸爸去。』

老頭子點點頭，問：『你媽媽做甚麼事呢？』

——她幫人家燒鍋，像擻嘴媽媽一樣幫人家燒鍋。——瘦禿子順口成章的扯着謊，『我媽媽她要在那裏等我。我實在想死她了，她也想我，實實在在在等我……你老爹做好事吧，把我帶到她身邊去。你把我等帶去罷，他爸爸也頂頂想他……我等不是壞人，我等是頂頂好的人！』

——那我是不是頂頂好的人呢？——老頭子敲着煙桿子，笑着腔調問。

——你老爹是頂頂頂最好最好的人！——瘦禿子說，『帶我等去啊！』

——××……啊，坐我這船不行哪！還得轉洋船，轉大洋船哩！

——大洋船在哪裏呢？

——在大江裏……明天你等就可以見到了。

——那你老爹只要把我等帶到大江裏就成了。大江裏我走過。——瘦禿子又吹大氣了，「洋船我也坐過，是很不小罷，那上面很舒服，沒有一個「拐子」，洋鬼子也不逮人祭煙囪。我一點也不怕。」

——不怕我把你等拐去賣了嗎？嘿嘿！——這笑聲是同他吐出的煙霧，一同繞着他的面龐。

——不怕。——我挺起胸脯來說了這麼一句大話。但是不幸得很，我腦子裏跟着湧出來一個絡腮鬍子的傢伙。——就是把我從江北拐到江南，賣把廟裏做小和尚那套怕人的事，使我打了個寒戰。

——我也……——瘦禿子這句話不會接下去，馬上換了話頭說，「你拐我，我就要怕了！」

——那我非要拐你等了！

——他要拐我等了！——瘦禿子用拳頭撞撞我的腰幹，悄悄地這麼說。

——那我非要賣掉你等不行了，怕不怕？

老頭子跟着噙的一聲笑。這一笑，好像把我們從深水底下拖起，也好像把我們身上壓的千斤石塊推翻了，我們都換了一口氣。

瘦禿子馬上壯起聲來回答：

——我等不怕你拐，我等一點也不怕你拐，實實在在的一點也不怕！

——嗨，不錯，稱得起是好漢！記着我罷，我不是壞人！我不是害人的人！

老頭子很興奮的腔調說出這幾句話，跟着又自言自語的一邊敲煙底子，一邊

咕哝：

——害你等又有甚麼用處呢！不都是一條路上的命運嗎？我小時也……

老頭子突然停住，他把包頭巾摘下，擡着放光的白腦袋望着遠方——我們也

呆望着那黑影影的遠山，和蒼茫茫的水色。

老頭子不響聲，瘦禿子不響聲，我也不響聲。

月輪漸漸地鑽出了浮雲，光潔晶瑩的掛在碧藍的青空上。風也平靜了，月色透明的照着他。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擡頭看看天，又看看我們，捎起煙袋，灣轉腰，把舵跟前的艙板抽開，探出一把泥壺，再拿起桅杆，腳下一包東西，點點頭對我們說：

——來……上身巴到板上來呀！

老頭子把我們調動到他的跟前，他腳蹬着船桅，胳膊窩下挾着舵欄，一手把着泥壺，一手抓着什麼湊在鬍子裏啃着道。

——嗨，喫罷，自己動手——和我比賽喫罷！

我們起初還有點不好意思動手，但那香味和老頭子的催促，使我們很自然地老實不客氣的幹起來，帶搶的啃起這泥巴燒的「叫化雞」的骨頭。

我們忘記了恐怖，忘記了今天，忘記了剛才——什麼都忘記了。

——你帶我等做豬生意好吧？你這一隻豬裝到哪去哇？——瘦禿子啃得高興

起來，問道。

——前艙還有一隻呵……小鬼頭等個……你問牠做甚麼呢……牠等還喫醉了做好夢了，牠等幫牠老板家裏發財發傷了，所以要孝敬我老爺這筆生意的喂，哈哈！

——牠等也有老板像我等一樣有老板嗎？——我問。

——你等老板是哪個？

他不經意的說着，把酒壺側上嘴，咕嚕了兩口。

——我等老板是張二爺，那個老烏龜。——瘦禿子說。

——啞！小猴子等個，你等真是那東西家裏的嗎？

——是，真是。

——啞，爲甚麼到外面來呀？

——老板娘不要我了。老板娘她說……她說……圩破了，看牛的用不着許多

人她說……多一個人多一張嘴；她說教我滾的走……她龜子家裏什麼事弄壞了一點，都怪我，不好……牛沒給偷牛的牽得走，也怪我……

——噃，冤枉眼哪！就湊得這樣巧咧！——老頭子抹抹鬍子，又是自言自語的說道，「唔，不錯，不錯呀，去的時候橫泡頭不是說過有兩個小看牛的，睏在豬圈上嗎？怪不得不會見着了！」

——你的豬，是在我老板家偷來的嗎？

我驚跳起來，我要去瞧瞧看，瞧瞧那曾經和我們同住過一年多的同伴。

——唔唔，喫你等的罷！

老頭子帶說帶做手式，教我們不要動，一邊把酒壺湊上嘴，朝天；一倒，咕嚕咕嚕，倒光了。

——你爲什麼做賊偷豬啊？

我問了這一句，瘦禿子又來碰碰我，可是老頭子已經跟着我的話打了個寒戰

似的，壺從手裏落下，滾到水裏去了。——他像不會知道，看也不看一眼，卻兩手撐到船板，張大了兩個漲紅了的皺眼睛，蹙着那兩朵花白長眉毛，皺臉皮顫顫的抖動着。——把我們嚇呆了，他卻又擺擺頭，抹抹眼睛，理理鬍子，哈哈大笑起來。兩手伸到我們頭上摸了一陣，站起，把好了舵，說：

——你等把鷄喫完了，要睡就睡罷！

月光灑在皓皓無際的波紋上，波紋跳躍着銀花的閃爍。

老頭子緩慢地搖起槳。在他那白花鬍子嘴裏哼出了顫抖的歌聲，是悲慘的淒楚的歌聲。

我們不懂得他唱些什麼，但自自然然地爲那顫抖的聲音心頭湧起了悲傷了——鷄腿骨還抓在手裏，卻隨着歌聲忍不住嗚嗚的哭起來了。

當他知道了我們是在哭了的時候，他停了歌唱，走來，彎下腰，又摸了我們幾手，嘆口氣，『哎！睡罷，不早了……呵，你冷吧？』他對我說着，脫下了他披在身上的背心，

拿到我的頭上來，『你不穿了它，凍壞了就沒命了！』

一陣涼風吹過去，月輪重新躲進了烏雲。波浪，漸漸地吼嘯了。船，在波浪裏張着帆，拖着舵，顛簸，跳躍，喘氣，前進着。

我正在做夢：夢見老頭子一手一個，攜着我們兩個人。我們在一條寬闊的路上走，是二面擁着松林，松聲在沙沙地響着的長遠的大路。——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想到這就是××。還站出許多小把戲，他們指手畫脚的羨慕我們，羨慕我們有了這樣個祖父。當着人們的羨慕中，我那件背心卻變成了我的翅膀，我試着飛，一飛，果然飛起來了。瘦禿子哭了一場，我措了他，我們飛過松林，飛過山峯，飛到天空，——我們追趕的去捉那結成人字的飛雁，和那喫人屍肉的老鴉們，在雲頭上撞見，我們恨牠，我們向牠打去，老鴉們卻向我們撲的來，張着那副討厭的黑嘴，和我們開仗了……這當兒我們的『祖父』駕霧騰雲的趕上來，他給我們助戰，大叫一聲『不要怕』……

我們被推醒，揉揉眼，天已大亮，是第二天了。

他老人家打着愴啞的嗓子對我們囑咐。

——看哪，這就是你等去好地方的碼頭，曉得吧？……要攢到人堆子裏去擠上船，……就是那個——他指着江邊一隻黃頸子大怪物——『黃煙囱的船有人問你等要票的話，就說是「趕黃魚」呵……好，上去吧！』

——你的豬呢？老爹！——後前艙都空着，瘦禿子問。

——不要管我的事了，小猴子等個，上去罷，上去罷！船快開了！

他揮着手，笑着那副熟銅色的皺臉，晨風抖動着那副花白的長眉毛和鬚鬚。他身上掩着的破長衫——像是狗扯破了似的披着，繫了根稻草縴，掛着煙袋。

我們跳上去，跑了好幾步，回頭看他，他還站在那裏。我們又轉過去，一口氣就朝着那個大船跑去。

碰

——黃老么速寫之一——

黃老么生就了硬皮氣，大病過後，更加拗性子了。

他喜歡人家給他『戴高帽子』，自己却不會向人『拍馬屁』，更看不起『吹牛皮』的人。

王三財人這個鯢魚鬚子尖下巴的傢伙，講話文不出來，硬要之乎也者的湊幾個字，說自己有了不起的本領，說別個做事沒他在行。黃老么好久就討厭這個老東西了。起初，他到還滿口稱贊黃老么，後來，黃老么畢竟是大病過後的身子，——不能像在李二老爺的家裏一聽到稱贊，就遍身冒力，拼命幹活——三財人說話口聲裏有點那個了。在栽田的時候，他背剪了手，打田埂頭看過幾次，拔起秧科瞧過一回，

他就說黃老么栽田「不到門」雖然快，秧根是烟袋頭子放下去的，不容易活。這些內行話，說得黃老么一肚子老火，吵了一架，三財人輟了嘴，算了。黃老么是問良心的，他不作「半吊子」事，在忙時節，他不退三財人的工，免得說他黃老么拿退工來脅住人。

這一天，可鬧翻了。

黃老么挑糞，剛剛跨出毛房門，扁担啪啦一下斷了。大糞沁得一身。你說他多膩氣！

「吶吶，你黃老么心不在肝！」王三財人站在門口，長桿子烟袋擱在嘴角上，他鼻子裏啞一聲，說：「年輕人，做事總不把穩！你挑起來末，要把扁担試試看吓！不拿你自己的扁担，也要找結實一點的呀！作算說你們是孩提之輩吧，難道挑担子的事，你反而健忘了嗎？」

黃老么嘟起嘴巴，沒作聲。

「一担糞，街上買，幾百文哪！這叫做十日積之不足，一旦敗之有餘呵！窮胚！難怪你們窮了攪不起來，做生活不步步留神，時時當心，你指望將來發旺，告訴你，小老哥，我是不用了一番心血，能有今日——那是做夢啊……」

「潑了你一担糞，賠你的是了，好大了不得！」黃老么再也忍不住，把手裏斷扁担一丟，吼起來。「你「今日」今日發財，是發你的，黃老么是娘養的，不想你半個邊，靠力氣吃飯，受氣的嗎？六十三，八十四的，不高興聽……」

這可把三財人抖起了。

「什麼好混賬東西，沒有教訓，王八蛋，坯雜種，龜兒子……」

「混賬你，老三八，老烏龜，老子黃老么不是呆種……」

「嚙！好大胆的東西！」三財人把衣袖一捲，抓緊了煙袋桿子，衝下階沿說，「我今朝到要問明白：這個「老子」是你養的，還是我養的！」

黃老么要是識貨色的，回嘴既然是回錯了，馬上拜下風，作個揖，賠個不是，三財人或者一口氣咽下了，算了；縱不然，拔脚跑開，等三財人追幾步，過後來賠禮，也還好講一點。那曉得黃老么看見三財人一臉殺氣衝的來，他反而站穩脚步，兩手叉腰，做一個擺擂台的架勢。三財人氣慌了，就劈面一煙袋桿子，那知黃老么順勢一下，把煙桿接到手裏來，不等他，「耳刮子」上身，就是一個「順手牽羊」——三財人跌到一丈多遠，爬在地上掙不起來。

這了得嗎？財人太太，媳婦，女兒，在家裏讀經館的小兒子，也顧不得黃老么滿身臭氣，都像餓狗一般擁的來，抓住黃老么扭命。同娘兒們打架，黃老么他明白：不是好漢做的事。所以給他們你推我拉的，他臉上抓破幾道血痕，沁了大糞的白棉布的汗褂子撕的掛條條。好險把褲子也扯脫了。他跳開。

「好看三老爹的顏色罷！黑了天差不多，當真沒王法嗎？咳！咳！」

三財人由幾個人扶起。兩手糞渣，一鼻子濕泥，鬍子掛着血條；他氣的喉嚨裏動

了老痰。

「翻了天了，殺頭的黃老么啞！」女人們的咒罵。

黃老么站到村邊土地廟邊，在那幾顆柏樹蔭涼下，兩手抱住胸口，不做聲，望着遠處。一些牧牛的小夥計，幫工的「半力仔」圍着他。大家看了他的臉，不說話。

村裏人，有些悄悄的說打得好，說三財人太毒，有些說不該動手，歸怨他太過於了回嘴又回手。更有許多人替黃老么憂心：三財人一生好勝，平時是罵人打人的，李二老爺的威風，還要讓他三分呢。

這裏，三財人家中，也擠滿了人。三財人一面叫人喊地保，一面叫別個伙計繫轎子。

「許他坐通牢底，咳咳！這種橫東西，我王三老爺沒怕頭把他，還了得嗎？咳咳！打起我來不要造反嗎？咳咳！先打屁股，後坐牢，要他看顏色！要他看顏色！」

三財人在穿八團的夾馬褂，一等地保來了，馬上進城上衙門。

伙計打老板，太不像樣子了，何況是王三財人呢，三財人非比別個，他有面子，有連絡，不但在本鄉『叫得響』，就是縣長老爺還同他一桌子喫酒，說話的。你黃老么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可是三財人正在等地保，地保沒來的時候，李二老爺跑差的來了，請三財人馬上去商量一件要緊的事——爲着夥計車水，『搶水路』，打出了人命，要打官司的事。

這一轉灣，李二老爺出面說情了。自然他是打發別人來做和事人的。

照三財人一頭之氣，的確要送他，要把他關起來。祇是在他穿馬褂的時候，就心裏想到：上衙門總得花錢。——雜用不算，做稟兩三塊，縣長小兒子，沒十塊包不出手；發『刑事』，少不去的，又要幾個，算來算去，太不上算。現在，李二老爺來說情，總得看面子了。

可是，辦酒，賠禮，磕頭，放爆竹，黃老么都死也不承認。

『黃老么，光棍不吃眼前虧，忍點氣是好的！你該知道三財人的利害，——王大
喜子那年爲的欠租稻，三財人進了一綸衙門，抓去關了三個月零八天，害病害得半
死不活的出來，——懊悔遲了！』村子裏爲黃老么着想的也這樣勸他。

『我老子活起來差不多，磕頭，放他娘的狗臭屁！要坐牢，我去，頭砍了碗大的疤，
好了不得的事嗎？』黃老么回答。

在三財人是非要辦到磕頭賠禮不可的，來解和的人也說是應該，並且當黃老
么的面說了許多嚇人的王法。

說來說去，黃老么不軟嘴，最後三財人把面子給和事人了一席酒，一千爆竹，扣
兩個月工錢。

好多人替黃老么慶幸，惹出這一場大禍，用了一筆錢算了事。

酒，在三財人家辦的。

紳士張四瞎子，名人艾團頭，黃姓族長，王家太公，李二老爺的代表李四先生，這些二等頭目，都到場吃酒。

吃酒的，也說到國家大事，打哈哈；放爆竹，不懂事的小把戲們爭搶的在地上打滾。三財人這個正八間瓦屋裏，好久沒有這樣熱鬧過了。在這熱鬧中，他，黃老么並沒有感到失面子，因為李四先生代表和事人稱讚了他一番——說他會做，說他能夠吃苦，說他有了不起的力氣，然後才轉到年輕人硬皮性要不得，以後要改好，要聽話。在這稱讚後他一肩馱着扁担，一臂挾着一捲洗換衣裳，腰包裹剩下兩塊搭一百幾十個銅板——半年長工錢。——走出東家門。

村邊，一些小牧牛的跟在後面送。問他。

「么大哥，你幫那家去？」

「么大哥，你說端陽帶我們去看龍船呢？」

「你到那去帶我們去！」

「好，你么大哥發了財，你們要到那裏，帶你們到那裏！」

黃老么把扁担轉了一隻手，使把掌抹一抹他那副晒得焦黑的蟹殼臉，精神抖起來了，手一揚，打開腔，唱起「一馬離了」，離開樓屋基——三財人的村子。

四月底，田壩裏，青科鋪得一漫青，暖風吹着像綠水般的波浪。

緩慢地水車的響聲，斷續地耘田的歌聲，這是緊忙以後的一種休息。

黃老么脚步在青科埂上走，走向何處？他還不會注意到，他一心在想着。

「花幾個錢，算個鳥，我黃老么總沒給你老驢磕頭呢！」

三月天

——牧場上——

春，拖着鬧熱的尾巴，是「三月菜花黃，叫化子稱霸王」的日子，——不冷不熱，好得古怪的時候。

當溫暖的輕風，吹過滴綠的山沖，拂過蔭濃的村莊，掃過碧青的田野，——薰香的氣味，撲到你的面上，鑽進你的鼻孔，你會像喝了一杯甜酒，軟綿綿的醉了呵！

山岩笑了，村莊笑了，柳岸笑了，樹林笑了，田野笑了！

我們在這香和笑的空氣裏，變換了初春時的歡樂了。瘦禿子砍柴的差使，改了割豬食草的行當，——當然我也得揩起「揩兜」，一道幹這件當初還怪高興後來頂討厭的事。

天放亮，把牛趕上山，我們不停腳板的趕回來，慌忙地吃了早飯，慌忙地抓着「措兜」，慌忙地抓着鐮刀，跑到田野裏去，跑到河灘上去，在菜花田裏亂攢，在麥田溝裏瞎竄，在青草地面，在籬笆腳邊——那些「茉莉母」，野胡蘿蔔，和豬能夠吃得別的野菜，我們彎着腰低了頭，蹬下腿去找和割。腰酸痛，頭發昏，還得低頭，彎腳，蹬下，撐起——像找吃食的鵬鵠鳥，不停的在田野裏移動着。

暖洋洋的金色的太陽，燃燒在菜花梢和麥鬚頭上，我們在這裏面攢不停地的攢——你一個人如果坐一會，躺一下，你得當心野蜜蜂和小麻雀把你歌唱得睡下去，要是一睡下去，你可倒楣透了，不是別人來搓一把泥巴到你嘴裏教你驚慌的醒來，那就會有頂大的不幸臨到你的頭上——縱然給太陽晒得昏頭昏腦，遍身軟蘇蘇的像醉了酒的一般，我們可萬萬不能躺下去歇一歇，得時時把腦袋探出麥林，或者跳上田埂，留心的望好牛們在山腰，在山凹，或在山頭。

我們一棵棵的割着，一棵棵的積聚起來，割到半兜，割到大半兜，割到一整兜，趕

在村莊裏烟囪冒着燒午飯的濃烟——沒到忙時節，我們喫兩餐的小伙計，是只能想到大人們該是喫午飯的時候了。——把滿揩兜的送回去，再帶着空肚皮，揩着空揩兜，一邊趕快把肩背上漸漸壓重起來，一邊又盼望着晚烟能夠快快的冒出，——那是我們一整天的日子裏第二餐飯的時候呵！——於是趕忙把這一兜繳回去，趕忙爬上山把牛捉回來。雖然有時候，牠們會由『老牛婆』帶領了走下山，却有時在我們一個轉身回來之後，找不見牠們的踪影，害得我們在更深夜半的黑暗裏，在孤山掛野的野路上，滾下水溝裏濕掉了褲子，踹到野荊上刺破了脚，聽着遠村的狗咬鬼魂的叫聲摸回去。

我們是，今天這樣把身體弄疲乏了，明天還得弄到更疲乏，今天是腰酸，骨痛，頭昏，腿軟，手跌破，脚着荊，明天仍得一樣的受災難——雖然我們並不知道駭怕這些，也還忍受得住這些。

自然我們也有快活，也有比冬天快活得多的快活。

在菜花叢裏，在麥林裏面，在田埂邊傍，斜眼睛，小麻子，缺嘴巴，或是別個小把戲，我們攢呀攢的，一碰在一起，就招呼了。

——嘿，我當一條山豬哩！——割多少了？

——嘿，你狗入的嚇得我一跳！——歇一歇罷？

——我不，——老板見到要罵。

——鳥哩！——坐下來，你看，鬼也看不見呵！

於是，坐下來，把菜花或麥鬚當做遮太陽的大傘，也當做蓋在頭上的布幕，在這底下談心，會扯到狼虎鬼怪的故事，——昨天晚從大人口中聽來的；或者會罵起自己的老板娘——昨天因為牛吃了東西和猪草割少了，挨了打，有時兩個學狼叫和野豬哼，去駭怕別的人。也有時摟抱起來打一架，滾倒麥苗，滾倒菜顆，讓花粉染黃對方的額角，腮巴和和尚頭，讓青汁巴上各個的膝頭，臂膀和胸衣，於是歡樂地分開。也有時說呀說的碰到各人難過的心事，兩面都不高興把話接下去了，你不說，我也不

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後帶着滿身的疲乏和滿心頭的無趣，分開來，默默地攢到別坵田裏去。

也有時碰到隣村人家的養媳婦，——她們都是些剛剛裹了脚的小丫頭——她們碰着我，到有時會說幾句話來打笑我，可是一碰着了我們的瘦禿子，她們可慌了，老會像豆地裏的野雞，一撲翅飛起來，讓開他，再不然就是叫喚起——

——你焦毛的瘦癩痢呵！動手動脚的，我告訴你家老板呵！抽你皮呵！

要是碰見『一隻虎』老木匠的兒子斜眼睛，我可不大理他，邁過頭，不和他說話的——因為有一回他自己揩兜裏不會割滿，他搶小麻子的，把他揪倒菜地裏，一手按住他的頸頸子，一邊搖幌着拳頭，逼人家順服他。我惱怒透了，我一撲過去幫小麻子的忙，可被他抓倒了，被他給我扔上小麻子的身上，按在他的膝頭下，幸虧瘦禿子突然攢的來，一頭抵到這位強盜的胸膛，給他抵倒。於是我們兩個也爬起來，一齊撲上去，給他壓在下面，喂了他一嘴的口水和爛泥，要他歸還搶去的幾顆茉莉母，

他雖還是嘴狠，還是老子娘的不絕嘴的罵着，他可吃了不小的虧，敗下去了。——我看不起他，雖然他碰見我也還是沒有過那回事一樣，和我招呼，和我開笑臉，我却記着，老是記着，記着他會搶小力氣人的東西。

但當我和瘦禿子一道，遇見了他的時候，那他們倆就要先開幾句頑笑，——瘦禿子是不記人家昨天壞處的，——鬧一陣，後來再鬧，我真吵起來。

——真的麼？我不同你笑了！——斜眼睛紅起了頸頸了，生氣了，——這田是我家的，不許你等割，不許你等割呵！

不要臉，『我家』，『我家』的呢！——瘦禿子偏偏要站到田裏去回答他。——我家我家的呢！不要臉，有本事不上我老板的租稻呢！我家我的，嗨！

我們知道這村莊遠近人家做的田，都是我們老板家的產業。

——不許你割呵！

斜眼睛氣急了，連措兜帶身子的撞過來。但我們的瘦禿子不同他打，——我們

不能同他打掉了割草的時間——只站好架勢，等他撞的來，揪他一掌，揪他一掌，再揪他一掌，逗得他紅疤子臉氣發了烏紫，氣得發抖了，撞的來要拚過死活的樣子，我們得意的讓開他，離開他老子種的那坵田。

——「我家」「我家」的呢，不要臉呵！——瘦禿子跳下別坵田，再把氣死人的話扔過去——不曉得醜呵！人家割的喂豬，他割家去自己喫，當自己了不起咧！——這打鼻孔裏擠出的哼聲，是學着老年人的氣派，而夾着侮辱味兒的滑稽——人家喂豬的，他家當糧食，還以為了不起咧，不要臉！

——狗入的才不要臉呵！「喂豬」「豬是他的狗入的，自己家裏的嗎？怎的昨天沒晚飯吃，昨天老板娘打他，「哎唷」「哎唷」——他學着瘦禿子的哭聲——「哎唷，」「哎唷，」鬼嘶樣叫呢！

他把頭伸在菜花叢上，睜着汗水和黃粉濕透了的眼眶和我們爭辯。

——他有本事不挨打就算是種呵！昨天，不記得大昨天嗎？我兒子被他老子打

得像尋狗一樣挾了尾巴跑呢！——我們瘦禿子越罵越上勁的，像是笑話，也像是生氣的回復他，——還要說人家咧，人家老板怎的前天對我說，『哼，不錯了！今天措兜裏扔得實實的不錯了！』他小狗入的，老子要能這樣稱贊他，就算他本事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呵！他只有今天挨一頓，明天挨一頓，後天挨一頓，後天又挨一頓，天天挨一頓，天天挨一頓，不曉得醜呵！

——那，有些狗入的還沒有老子娘咧！——馬桶岔裏碰出來的！

是的，我和瘦禿子都是沒根的葫蘆，但我們瘦禿子他不在乎這傷人心的咒罵，他再罵過去。

——好稀罕！有個把獨眼龍做他老子就闊了嗎？爲什麼那個老狗入的對我們老板哀求：『喂，二老爺，你總得借點把我呀！哎，小狗入的在家裏哭死哭活的，幾天沒乾眼淚了！喂！』——他學出一隻老虎的腔調說。——噯，小狗入的，幾天沒乾淚了！喂，

小狗，小狗……

——媽特皮，你罵那個？

——媽特皮，我罵了你嗎？

一把土塊飛的來，我們跟着一塊兩塊飛的去。這樣使我們忘記了我們原來的擔心，忘記了割草的時間，忘記了老板娘的打罵，土團來往的飛舞着——在空中，在菜花上面，在麥鬚梢頭，——飛舞着。打散了攢在花心裏的蜜蜂，打飛了躲在田溝裏的小麻雀，打沁起菜苔花的香氣飄散在天空。這樣的合夥打起來，一直到一個意外的什麼飛來了，我們才像夢裏驚醒似的，完結了，各個歇手歇嘴，攢到黃花青枝綠柴裏面去。

我們同斜眼睛有仇恨嗎？沒有。第二天，我們又做着第一天的談笑和打罵。

一天，和別人鬧的工夫少，運氣好，豬食草割滿一兜又一兜，於是我們會得到老板的稱贊了，——也就是瘦禿在斜眼睛面前誇口的話。——

——哼，不錯了，總照今天這樣子，哼，這樣末，才不算白吃了飯！小把戲就是要這

樣勤快才是呀！

爲着這幾句稱贊，我們高興得拼死命去換第二天的面子——可是一撞見那些可以鬧玩笑，談心事，打和罵的伙伴們，我們又都忘記了明天，忍不住不坐下來，忍不住不鬧到什麼都忘記，也忘記了挨打挨罵挨餓的恐怖，就是有人逗我們：『嗨！張二爺來了！』我們瘦禿子他會這麼勸一下拳頭說：『媽媽的，挨餓就挨餓罷！』

因之，我們不走運的日子多了。

會出乎意外的，我們老板像從上天掉下來，打着洋傘，挺着肚皮，搖呀擺的幌到田埂頭上。

—— 哼哼，飯漲了肚子嗎？這樣的快活呀！

我們完了，悶聲息氣的亂竄得一點影跡也沒有，躲在菜麥叢裏看他搖呀擺的走了，於是罵他幾句老娘。等着晚間的災難。

而頂頂使我們麻煩的，還是那條對牙的丫角小牯牛，牠常常在我們一個不留

意的當兒，牠溜下山，到麥田裏，麥田遭殃，到豆地裏，豆地也受難了——而結果遭殃受難的是我們兩個人——這田地是佃戶人家做的呢，他們不敢趕上我們老板的門，說賠東西的話，他們可能把牛捉住，等我們找的去，給我們一些磨難，有的給我們重重實實的混腦，警戒又警戒的說：『下次再有一次的話，我敲癩了你倆個腦袋，非要告訴二老爺剝你的皮呵！』

小牯牛要是下了我們自己的田地裏，那我們就得早早準備好了頭皮和肚皮，送豬食草回去的時候，就留心探試着好的兆頭，尤其是把牛趕進棚的當兒——我們提心吊胆的等着惡運的魔手擊到腦門上來。

——哼，也曉得回來了嗎？——老板不是自己見到，也會聽到別人說了，他站在石階上，一手擡着小少爺，一手拈着那幾根撇撇鬍子罵——來，兩個帶我來，我問你：小牯牛可是你們的活老子吧？常常要你們喂麥苗把牠吃啞！一坵田，居然讓牠吃的那樣一大塊：整整的十多顆！牠………

——不是我等要牠吃的咧！——瘦禿子咕哢着辯駁了一句。

——你等，你等做什麼事的呀？！——老板吼起來——好混賬東西，做什麼事的

呀！還要回嘴？還要回嘴？！

「你總不能說不給飯把我等吃吧？」我心頭暗暗的推算。

瘦禿子雙手掛臂的站着。

——帶我不准捧碗！

一個千斤重的鐵釘錘——不是魔手——打上我們的腦蓋了，但也得挺挺腰幹，裝做滿不在乎的接受這並不奇怪的處罰，我們得毫不響聲的趕快走開——因為要是背了時老板娘跟着站出來，我們走也走不了，倒楣的事就加上許多了。她會吼一聲。

——帶我站倒！

我們一聽到這話，會老是身子一抖，老是把脚步快走幾步，她可從石階上顛播

着胖身子，像一隻發歡的豬衝下來了。

這時，我們得咬緊牙齦，硬着頭皮，雙手抱頭，等她手裏的竹絲把——那抽慣了她家的饞嘴狗，也抽慣了她家的養媳婦，更抽慣了我們倆的竹絲把，滿頭滿腦的抽一陣，讓她也咬了牙，再顛播着胖身子，像架土車子推回到石階上去，扭動着頸子像吵架樣對老板吼着：

——這些不是人變的東西，光是不准吃飯，——不要他吃點眼前虧，他等曉得什麼怕頭呵！

這樣，我們抱着滿頭滿臉滿耳朵，滿手背，滿臂膀的傷痕，抱着餓得叫響的肚皮，看大伙計們吃飯，看燒鍋的洗碗，看別人的談天，過後，我們默默無言的摸進我們的睡處，——牛棚屋的一個旭角——讓好夢把我們送到快樂裏。

在夢裏，我們也遇見過快樂，也仍然在黃花里，在青苗里，在和暖的太陽下，在醉人的空氣中，在蜜蜂和小麻雀的歌聲裏，在伙伴們笑罵吵架的鬧聲裏——有時是

歡樂的醒來，有時是老板娘肥腫的面孔，給我們驚醒。

春天的尾巴，醉人的春天的尾巴，我們這般地過着每一天。我們挨受着這樣悲慘的命運，我們恨死了三月天。

後記

這集子是我代曲夫編的。自從前年作者去北方時我們一起在一個朋友家裏吃過一頓晚飯以後，我便再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甚至得不到他的一點信息。前年年底和他同去北方的朋友回到上海，我們遇見時我問起曲夫的消息，朋友說他獨自到河北去了。去年在武漢我又遇見那個朋友，我們還是談到曲夫這次朋友卻焦慮地向我表示他耽心着曲夫的安全。他說他前年和曲夫分手以後，一年來各處打聽曲夫的下落，始終得不着一個回音。

我沒有朋友的這種見解。我想，得不到一個友人的信息，在這時期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忙於工作，有的人沒有固定的歇足地方。一切都在動。我們常常追趕不上。我們想念朋友，得不着他們的音訊，朋友們也難知道我們的行止彼此打聽消息，有時

簡直是在互相追逐。誰也追不上誰。但是有一天無意間兩個友人在一個新地方遇見了。『你還活着？』『你也活着？』彼此高興地望着發問，才知道以前的焦慮全是多餘。這是一個快樂的時刻。

我想有一天我也會這樣地和曲夫見面的。

夜已靜寂，我偶爾翻開舊存的文季月刊，看見曲夫的名字，眼前浮起了他那軍人似的丰姿，對他和那位與他同行的朋友（還有散處在各地的友人）不覺起了深的懷念。我這時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便化了一些功夫替曲夫編成這本集子。

這工作做得草率，蒐集也不完全，有一天這集子會傳到曲夫的手中，他自己覺得不滿意時，還請他原諒我。



文生话出版社